



## 今天是八月十五日

六十年前華文傳媒關於抗日戰爭勝利的報道

日本投降了！沒有話比這更動人更美麗！---摘自艾青《人民的狂歡夜》

小鎮，破收音機旁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正式宣布投降。然而此前五天，消息就傳開了。十日下午，東京廣播：「日本政府準備接受中美英三國政府領袖於一九四五年七月二十六日在波茨坦所發表其後經蘇聯政府贊成之聯合宣言所列舉之條款.....」約六時，重慶的中央廣播電台收到了從日本和歐美傳來的新聞。

有一群中國老百姓，在重慶崇文鎮的一家小雜貨店外聽到這消息。

當時住在那鎮上的《大公報》記者陳紀滢在回憶錄裏寫道，那時收音機貴重罕見，住不少官員和軍政機關的崇文鎮，竟然只有三四台。其中的一台，是一個愛玩弄機器的雜貨店老闆自己組裝的，打開時「吱啦吱啦」響，勉強才能聽清，幾乎無人理會。可那天傍晚則不然了：

.....不一會兒工夫，商店門前，便被人擠滿，左三層右三層，大約有二三百人之多，引頸駐足，傾耳細聽。因為是重複的廣播，而且聲音急昂激動，所以人人聽得清楚，人人面部表情在歡欣中有嚴肅。我目睹若干上了年紀的聽眾，一壁聽，一壁眼中淌眼淚，還有哭出聲音來的。.....日本投降了！

延安漫天通紅

有兩位著名詩人描繪了那一夜的延安。一位是蕭三，《國際歌》的中文譯者。八月十五日延安《新華日報》發表了他的〈延安狂歡夜〉，註明「十日子夜後於文化溝」寫成。

作者寫道，已經吹過熄燈號了，人們大半都已就寢。忽然山上山下，人聲異常嘈雜。又聽鑼鼓喧天，有人甚至亂敲銅盆---整個延安起了騷動。男女老少湧出窯洞。延河兩岸崗山，野火漫天通紅。(掃帚、草褥都拿來燒了!).....

同一個晚上，艾青寫下《人民的狂歡夜》---感激傳染 感激歡喜傳染 歡喜.....所有的門都打開迎接歡樂款待歡樂歡樂是今天夜晚最高貴的客人。.....

重慶歡樂種種

《中央日報》報道：在重慶城內，七點左右，日本投降的消息被美國新聞處證實。美軍總部的大孩子們首先跳了起來！《國民公報》報道：美軍官兵開吉普車，在街上往來穿馳。有兩輛吉普車，各拖一部人力車跑，兩個車夫安安逸逸的坐在車廂裏，和美軍共飲美酒。

到處是「號外！號外！」的喊聲，到處是人們的讀報聲：「日本無條件投降！」張貼《中央日報》號外的牆前，萬頭攢動，連不識字的赤腿漢也擠在裏面，雨樣的汗水把每個人的衣衫都和周圍人的衣衫黏在一起。

《國民公報》描繪：一部紮滿紅彩的公共汽車，上面站一個個化裝的人。一位全身素裝、紮一隻大翅膀的和平女神，一手舉火炬，一手搖擺中美英蘇的國旗……各娛樂場所門前人山人海，許多年輕的小姐太太們，每遇到盟友便擁抱跳舞，旁觀的人都不約而同的伸食中二指，做V字型，向美軍喊：「頂好！頂好！」所有的記錄中，給我印象最深的是陳紀滢回憶錄裏的〈小鎮所見〉：

大約八時左右，也就是所有鎮民知道日本確實(「確實」二字非常重要，因為自抗戰以來，人們對於戰事消息，已有存疑習慣)是投降了，告訴了家人與普遍傳播於每一個人心中後，另一種表達方式，隨之而來。那便是合府大小老少，手牽手肩並肩，步出家門走在馬路上，以舒散剛才聽到喜訊緊張的心情。……今天散步的情形與往日絕不相同。往日走在馬路上的，不是急如星火，便是慢打罕地如牛踱步。今天則不快不慢，一順水向前走，步伐非常整齊，也互相禮讓。……有多少人？幾千人絕不止，至少有兩萬人。從來沒見過的老公公、老婆婆，包括鎮上的農戶，一股腦兒都出來了。

### 羅家倫的《凱歌》

八月十三日，重慶各報刊登中央社訊：中宣部「為宣揚國民對於勝利之熱烈情緒」，特以酬金五萬元，為原中央大學校長羅家倫所作的《凱歌》徵求樂譜，「其音調務求雄渾而且沉，須能表達歌詞之精神，而不更改原來之字句，並以廣大軍民易於歌唱為原則。」羅家倫的歌詞是這樣的：勝仗！勝仗！日本跪下來投降！祝捷的炮像雷聲響，滿街的爆竹，煙火飛揚。漫山遍野是人浪！笑口高張，熱淚如狂。向東望，看我們的百萬雄師，配合英勇的盟軍，浩浩蕩蕩，掃殘敵，如猛虎驅羊踏破那小扶桑河山再造，日月重光。勝利的大旗，擁護蔣委員長！我們一同去祭告國父，在紫金山旁。八年血戰，千萬忠魂，才打出這建國的康莊。這真不負我們全民抗戰，不負我們血染沙場。有各種各樣的大標題。《中央日報》：〈面對毀滅絕境日本請求投降〉；《新蜀報》：〈東京王氣慘然收一片降幡掛城頭〉；《新民報》：〈戰事結束天下太平〉；《大公報》：〈日本投降矣！〉

### 《大公報》在哭泣

「日本投降矣！」這五個特大字和一個驚嘆號，是臨時製作的。當時總編輯想要找若干大字來做標題，可是字盤最大的字都嫌太小。於是請刻字工崔永超先生現刻。這是位造字高手，多年來，每有生僻字，都靠他救急。崔先生非尋常工匠，他本是華北有名的金石家，沿用到今天的《大公報》報頭三字，就是他的傑作。因為熱愛這份報紙，他以身相許，竟跟隨報館走南闖北苦鬥了幾十年。

「劍外忽傳收薊北，初聞涕淚滿衣裳。卻看妻子愁何在，漫捲詩書喜欲狂……」《大公報》用杜甫的詩句做了八月十六日社評〈日本投降了〉的開頭。

日本投降了！抗戰結束了！在八年苦戰之餘，得見這勝利的偉大日子到來，我們真是歡欣，真是感激，在笑臉上淌下淚來。

這篇情感奔瀉不羈、甚或顯得語句凌亂的社評說，此時活著的中國人，六十歲以下的人，自從記事以來，誰不是滿頭腦滿心靈的日本對我們的劫奪欺壓以至不堪言說的凌辱？社評逐一點名，質問痛斥日本劊子手本莊繁、林銑十郎、荒木貞夫、酒井隆、土肥原賢二、岡村寧次，歷數「這八年來，隨日本軍閥的鐵蹄，北起大青山，南極海南島，東起海濱，西至鄂西，迂迴至湘桂以迄黔南，真是步步血殷，處處罪行」。

以本報同人來說，七七變起，平津失陷，我們的津版先斷；八一三變起，大戰三月，淞滬淪陷，我們的滬版又停；翌年武漢撤退，我們的漢版遷渝；太平洋戰起，我們的港版淪陷；去年敵軍長驅入桂，我們的桂版也絕。八年來顛沛流離，只剩渝版，堅衛抗戰大纛，以迄最後勝利到來！社評寫道：老實說，我們除了深惡痛絕日本軍閥的嚴重錯誤及萬惡罪行外，卻從不鄙視日本人民。看昨天

昭和宣布投降詔書時的東京景象，以及內外軍民一致奉詔的忠誠，實在令人悲憫，甚且值得尊敬。日本這民族是不平常的，只要放棄了窮兵黷武的思想，打開了狹隘驕矜的情抱，在民主世界的廣野上，日本民族是可以改造，可以復興的。

### 天皇存廢問題

八月十日中國人就開始狂歡，可是直到五天後的八月十五日，日本才正式宣布投降。拖延的原因是，天皇存廢問題尚未解決。

東京十日廣播，宣布日本政府準備接受波茨坦宣言，但「附以一項諒解曰：上述宣言並不包含任何要求有損天皇陛下為至高統治者之皇權」。

中國人最初奇怪，這怎麼是「無條件」？八月十一日《中央日報》社論〈論日本投降〉認為：中美英蘇之將拒絕日本希望保留天皇「皇權」的投降，是當然的。提出類似條件的希冀，那就等於沒有無條件投降的誠意和決心，也等於沒有從毀滅命運中救出自己的勇氣。

八月十四日《新華日報》發表何思敬的文章〈在狂歡中想〉認為：日本許多人民迷信天皇，而軍閥財閥就利用這一迷信使人民赴湯蹈火。現在，日本法西斯軍閥財閥企圖利用「保存天皇」來結束他們的滔天大罪，愚弄人民。

但是中英蘇四國最終決定保留天皇。條件是：「日本須同意允許各同盟國之統帥經由日本天皇統治日本」。日本得此允諾，軍事行動停止。

### 「日本與世安寧」

香港的《香島日報》、《華僑日報》均以〈天皇陛下頒發大詔〉為標題，報道日本「受諾中英美蘇宣言」的頭號新聞。天皇詔書稱：「朕深鑒於世界大勢及帝國之現狀，欲採取非常之措施，以收拾時局，茲告爾等臣民，朕已飭令帝國政府通告美英中蘇四國願接受其聯合公告。」

天皇辯白，發動戰爭，是為了「帝國之自存與東亞之安定」，「排斥他國主權，侵犯其領土，固非朕之本志」；他譴責「敵方最近使用殘酷之炸彈，頻殺無辜，……不僅導致我民族之滅亡，並將破壞人類之文明」。他表示，「朕欲忍其所難忍，堪其所難堪，以為萬世開太平」。

日本通訊社的消息稱：十四日，天皇作出決定，「所有集宮外哭泣之人員，均以羞恥之態度鞠躬至地」，「天皇陛下之人民，無不因無邊無限之聖慮，而感激涕下」。

向天皇「鞠躬至地」的還有中國人。八月十六日，南京偽《中央日報》社論〈大家各守崗位！〉，不但稱頌天皇頒發詔書是「英明果斷之舉」，還警告民眾，「渴望已久的和平事實，一旦到來，歡欣鼓舞之狀，必然會因感情的奔放，而呈現若干瘋狂的」。不要「只重感情，不要理智」。

同日，仍受日方控制的香港《香島日報》發表社評〈日本與世安寧〉。

為圖日本國家之臣民康寧及為萬世共榮之樂，日本政府經過四年的光榮奮鬥，終於十五日正午廣播，宣示接納美英蘇中之四國宣言，而停止戰爭。社評稱：為避免無辜的損害，日本秉其維護世界和平的決策，乃有今日世界歷史以來，全球各地共慶和平的日子。

劊子手被迫放下沾滿鮮血的屠刀，卻說「與世安寧」，彷彿此時全人類的狂歡，應拜其所賜。這篇社評，不能不說是二十世紀華文傳媒史上的絕妙奇文！

